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打碗花春末夏初开放。据考证,《诗经》里“我行其野,言采其菑”里的“菑”就是打碗花。“言采其菑”即采摘此花食用。打碗花确实可以食用,它的嫩茎叶可炒食、蒸食、凉拌、煮汤,花和根可入药。《本草纲目》里记载:“其花不作瓣状,如军中所吹鼓子,故有旋花、鼓子之名。”

常有人将打碗花误认成俗称“喇叭花”的牵牛花,但仔细看还是能分辨出它们的区别。从外形来看,打碗花的花冠比牵牛花小,牵牛花的直径一般是五六厘米,最大可达8厘米,打碗花的直径只有两三厘米,明显比牵牛花小一圈。打碗花一般以白为底色,饰以淡淡的粉红,而牵牛花除了白色,还有浅蓝、深蓝、紫红色等,花色较艳丽。打碗花的叶子小,呈三角状戟形,牵牛花的叶子较大,近圆形或宽卵形。打碗花虽然也喜欢攀缘缠绕,但攀爬能力远远比不上牵牛花。地栽的牵牛花,可以从墙根一路爬到屋檐,攀

附在树木和电线杆上。打碗花却爬不高,大多只是伏地生长或缠绕在田里农作物的枝干上。

打碗花长在篱边地头,荒山野岭、海岸的沙砾岩上也常见它的踪影,花期从春到秋,甚至初冬时节也勉强开着。虽然是寻常草花,但自

打碗花

戴蓉

有一种质朴的田园风情。唐朝有位士子写过一首《睹野花思京师旧游》:“曾过街西看牡丹,牡丹才谢便心阑。如今变作村园眼,鼓子花开也喜欢。”日本俳句诗人松尾芭蕉的“捣米工,昼颜花下歇息待汗凉”这一句里,“昼颜”正是鼓子花。据说芭蕉原先俳句里写的是“夕颜”(葫芦花),但如果是傍晚开的葫芦花,那捣米工人要工作一天才能休息,用“昼颜”的话,午后他们就能忙中偷闲了,这似乎更符合芭蕉悲天悯人的风格。

因为“打碗花”这个名字,有些大人会吓唬孩子这花不能采,甚至不能碰,否则就会打破饭碗。虽然不足信,但这样略带恐怖色彩的告诫自有其深意。瓷碗是盛饭食的易碎品,而粮食是生活的根本,对饭碗的敬畏就是对劳作和生活本身的敬重。即便是温饱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成问题的今天,对草木取之有度仍然是一种原始的生存智慧和环保教育的重要内容。

下次看到野地里或者攀爬在城市灌木丛上的打碗花,不要再胡乱叫人家“喇叭花”了。如果喜欢,可以摘取一小段带花蕾的枝条,回家养在清水里。打碗花是爬藤植物,因此最好找一截高度适宜的细木枝丫,然后把打碗花绕上去,插在长颈小花瓶里。吸饱了水分的打碗花枝,一串小手掌似的绿叶很快就会恢复精神,支棱起来。盛开的打碗花过了中午就收拢憔悴了,但大小花蕾几天之内仍会次第绽放。那白中带粉的小花,有一种安宁自足的美感和乡野趣味。

在中国纪录片《无尽攀登》里,画面展现的珠穆朗玛峰,壮丽而险峻,而渴望登顶的是一位装假肢的老人,这种强烈的反差,让所有喜欢观看这类极限运动影片的人,感到刺激而满足。

影片开始呈现的北京街头场景,很平和和世俗:一个寻常老人,骑着自行车穿行在街上,然后,去乒乓球活动室打乒乓。镜头几次切到老人骑自行车和打乒乓球的双腿,那里装着假肢。影片标注的北京海拔为43.5米。谁能想到,这位大爷,将要再一次挑战海拔8848.86米的珠峰,用一双假肢,完成多年的心愿,登上顶峰。

这位老人叫夏伯渝,在2018年登上珠峰时,已69岁。像很多纪录片一样,导演让夏伯渝坐在我们面前,为我们讲述他的故事,这中间,穿插一些照片和相关影像资料。虽然夏伯渝貌不惊人,就像我们的隔壁邻居,有点憨厚,但在他并不激昂的语调里,我们看到的他并不一般的经历,几乎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勇敢、执着、专注和坚持。

1975年,他26岁,代表国家登山队,攀登珠峰,因为在海拔8600米的地方,遭遇强劲的高空风,只能下撤。同伴丢了睡袋,号称“火神爷”不怕冷的他,把自己的睡袋给了同伴,冻伤双脚,不得不截肢。想到后半生要在轮椅上度过,觉得非常悲惨。但遇见一位假肢专家后,让他重拾信心,再登珠峰,成了夏伯渝一个奋斗目标。由于大运动量训练,假肢经常将他的腿磨破,导致伤口长期不能愈合,发生了癌变。在病情控制后,他又萌发了攀登珠峰的念头。他先去爬了玉珠峰(海拔6178米)和慕士塔格峰(海拔7546米),还参加许多徒步和攀岩活动。在珠峰南坡开始重新攀登,连续三年都告失败:2014年,遇见雪崩;2015年尼泊尔遭遇强地震;2016年,离顶峰只有94米,突然遭遇暴风雪,只得放弃。回来后,又得了血栓。

这部影片,请来夏伯渝的朋友、妻子和儿子,用他们的视角来聚焦这位登山家。当好友柯庆峰知道夏伯渝还

想爬一次珠峰,缺少资金,他抵押了自己的房子;夏伯渝的妻子说,家里所有亲戚都劝他放弃,但拦不住,“拦不住,就支持呗,关键要平安回来”。2018年,夏伯渝在即将登顶前一晚,面对镜头不由掩面哭泣:“我这40多年来,一直在努力,家人也在担心,我是比较自私的,为了自己的这个理想,不顾家人的感受。”在他登山的过程中,妻子每天等着他的消息,儿子瞒着他暗中跟随,守候在大本营。5月14日8时31分,夏伯渝登上珠峰,第一时间和远方的妻子通话,哽咽着感谢妻子几十年来的支持。

这部影片很少煽情,用各种景别和角度,比如大远景、全景、近景、特写以及仰拍、俯拍,跟拍夏伯渝在向向导夏尔巴人团队的协助下,从珠峰南坡登顶全过程。他身穿背带,戴抓绒帽,穿冲锋衣,双手拄登山杖,假肢装上冰爪,这不是一个残疾的老人,而是一个壮士、勇士。在尼泊尔卢卡拉徒步七八天到达大本营(海拔5364米)的途中,他曾发烧、拉肚子;在向南坡1号营地(海拔5925米)行进时,镜头里,他跨过冰川裂缝,借路绳爬行、在挂梯登高,假肢将腿磨出血泡;去2号营地(海拔6370米),在猛烈的暴风雪、10级以上的狂风中,爬梯子过裂缝和上冰坡的场景最为惊险;在3号营地(海拔7236米),彩色的帐篷,映衬着白色的雪、蓝色的冰川;从4号营地(海拔8029米)出发,上冰坡,冰爪破冰,溅起串串蓝色冰珠;5号临时营地(海拔8347米)是登顶的最后一站,夜晚,头灯射出的光里,夏伯渝开始最后路程的冲刺;晨曦初露,俯拍的镜头里,红色云雾在他周围缭绕;仰拍下,巍峨的峰顶就在前面,他跨前一步,再一步……站在山巅梦想成真,让他喜极而泣。他后来谈说:“珠峰终于接纳了我。”

影片开头,有人问夏伯渝:“你为什么要爬珠峰?”他没有回答;影片结尾,还是那句问话,他微笑着说:“我喜欢登山。”喜欢,就这么简单。

无尽攀登

刘伟蓉



读碟

忆话蚕豆

陈荣

蚕豆,上海人也叫寒豆,夏前后是新蚕豆上市的时节,人们都以早尝一口酥甜清香的嫩蚕豆为快。老家也种蚕豆,我从小种蚕豆、看蚕豆、吃蚕豆,对蚕豆可说是十分了解。

蚕豆易栽。初冬时分,我家屋后的田边,母亲握着带尖端的木杖走在前面,我提着装豆种的竹篮跟在后面,母亲用木杖在田埂边每隔尺许往地上戳个洞,我在每个洞里放两三粒种子,随后用脚踩一下浮土盖住洞口,过几天洞口就蹿出绿油油的豆苗。蚕豆无愧于寒豆的别称,冬天的冰雪霜虽然能冻萎它的茎叶,但是奈何不了它顽强的生命,来年春天照样迸发出强盛的活力。蚕豆少要管理,植株根部有根瘤菌可以固定空气中的氮自养,一般不用施肥;它耐旱怕涝,一般不用浇水,只要拔除周边疯长的杂草就行。

蚕豆的拔节长高意味着春天的来临。成熟的蚕豆植株能长半人高,方茎绿叶间绽开一簇簇紫红斑点的白花。蚕豆花没有桃花艳,没有油菜花靛,但自有它的魅力,丰富的色彩和淡淡的幽香常常引来蜂围蝶阵,也是暖洋洋春光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记得母亲教我用蚕豆花做小鸟,摘下三朵,把两朵剥去花瓣留下细长的花蕊(幼嫩的子房),分别轻轻将两枝花蕊的一端插入第三朵的两边,顷刻间一只只有头有嘴展翅欲飞的小鸟就惟妙惟肖栩栩如生。我常用蚕豆叶做口哨,摘一片长圆的豆叶放在拇指掌上,然后双手合十压住豆叶,再用嘴对着豆叶用力一吹就能发出清脆悦耳的哨音。蚕豆的叶片中还偶尔长着喇叭状的耳叶,我们叫它豆耳朵,我和小伙伴们常常比着谁能在叶片丛中找到更多的豆耳朵,以此比试谁有更好的眼力。

蚕豆一豆多吃。摘了新蚕豆,剥开豆荚取出淡绿色的豆粒,放在油锅里翻炒几下撒上盐和葱花,就成一盆被杨万里誉为“甘欺崖蜜软欺酥”的嫩蚕豆。过些时间豆粒变老了,剥去豆皮取出黄中带绿的豆瓣,用它烧鱼、烧咸菜和做蛋汤,小鱼是自己从河里捕的,咸菜是自家腌的,蛋是家养母鸡生的,这些都是儿时家里的美味。豆瓣加糖加猪油制成豆瓣沙包圆子、做馅饼,其香酥甜美一点不输赤豆、芝麻酥。老了的蚕豆荚变老,豆粒变硬。摘下老了的豆荚放在晒场上晒干,经过碾压或拍打出干蚕豆。

干蚕豆也有很多种吃法:干蚕豆放在铁锅里,炒到焦黄时放些油放些盐,做成有香有味的油盐豆;干蚕豆在铁锅里炒到焦黄后,放些水放点盐再煮一下,做成又香又酥的酥豆;把干蚕豆放在水里催芽,芽破皮露尖后或水煮或干炒,做成又甜又香的发芽豆。节日期间舍不得花钱买零食,蚕豆补充主食,家里烧的豆饭蚕豆比米粒多,虽然吃饭时闻到豆味就讨厌,但总比饥不可耐强。蚕豆性温,吃多了肠胃不好的人容易胀气,因此与其他美食一样不宜过量。

蚕豆植株的茎秆能变废为宝,是上好的农家肥,收获青蚕豆后的地能作水稻秧田,我国南方以蚕豆为原料的加工产品更是不计其数。真是扁扁一小豆,历经冰雪霜,开花添春色,结果充菜粮。



岁月平安 (中国画) 马伟彪

编者按:踩高跷、放鸽子、跳房子、斗鸡、过家家……那时的童年,没有iPad、没有机器人,但那些经典的游戏,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欢乐,那是一代人的共同记忆。

作为备受民间喜爱的项目,它曾遍及南北阡陌,因此其称谓不一。诸如“踩高跷”“扎高脚”等。而我们柘林一带,称之为“踏高跷”。它类似于杂耍,老少皆宜。

踏高跷亦称扎高脚,虽系一物,然亦有异。同者,取材简单,仅一撑杆,或木或竹,加一木块固附其上而已。所异者,有的撑杆高过人头,在离地尺许绑定木块,脚踩其上,手提撑杆而行,故谓之“踏高跷”;有的则撑杆不长,木块离地高矮从其所好,上面一截仅及膝盖,但这一截需绑住小腿,所以叫“扎高脚”,这样,无需手持,腾出两手,可供他用。多半在杂耍行列中,踏高跷者,穿得大红大绿,头上往往套一个阿比大,或哪吒的面具,腾出的双手,舞动彩绸、火尖枪什么的。这样的高跷,多半很高,脚下一截,齐腰及肩。你想想,一支杂耍的队伍,鼓号着行来,高跷上的人兀现于半空,手舞足蹈。这对半大屁孩,有何等的冲击力?

那多半是遇到香市。柘林镇的香市是农历二月十九,其盛况盖过春节。而我等童崽儿,最喜欢看的就是踏高跷。除了觉得有趣,还在于想模仿。那年龄个矮,可好奇心

儿童都是哲学家

胡华

儿童是哲学家,他们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认识自然和世界的方法。儿童学习和成人学习最大的不同是,儿童的学习伴随着丰沛的情感体验,就是这部分情感,向上凝结成了哲思,向下幻化成了本能。儿童哲学起源于儿童对世界的困惑,之后逐渐形成他们对于世界的一些看法与观点。和儿童打交道,需要我们用一颗纯粹而明亮的心去呼应他们,这样才能听到他们的哲思、哲意。如果我们不理解儿童的哲学,也就无法理解儿童的思维方式,更谈不上对他们精神世界的了解。这么多年来,我们一直提倡要向儿童学习,但

应该向儿童学习什么呢?儿童的思维方式、儿童的学习方式都值得我们去学习,但要想建立起一个“向儿童学习”的信念,就必须深入了解儿童的精神哲学,因为,儿童所有的行为都是他们哲学观的外化。在更高层次上展现儿童的天真,保留他们的敏锐,欣赏他们的哲学思考的时候,我们才敢说自己是向儿童学习。

特重。扎在人堆里看热闹够不着,跳起来也没用。每逢大队放电影,我们蹿前蹿后着乐,可刚成年的后生说:你们高兴什么?是啊,我们总被裹在人堆里。那情形体会尤深。那时,就想着有高跷就好了,我们在那里一站,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大饼的爷爷用杨树杆做了高跷,等到我们知道时,他已会玩。我们很眼红。而大饼小气,故意不让人玩。再说即便能给也不会。我们七八个都叫爷爷们做。

少年的高跷

汤朔梅

爷们怕我们摔伤,木块也就成人膝盖高。踏高跷可不是说玩就玩得起来的。不要说开步,上去才几秒,就栽下来了,所以,起码得练上一个礼拜。就说上高跷,也各有千秋。大饼大两岁,学得又早,所以他往上一蹬脚,稳稳当当。五猫个矮,腿短,但这小子灵活,他要么站在阶沿上,要么蹭着木棍跑几步,借助惯性上去。最笨的是屁屁,肥肥的,我们都会了,他只能站一秒。那天挑麦歇肩,鼻公叫屁屁先将木棍顶在墙上,然后扶着上。鼻公坐在门槛上吸水烟。哪晓得屁屁忘了阶沿滑,一踏上去,就一个趔趄,手一松,木棍打在鼻公的大鼻子上,鼻

子霎时红肿流血,差点晕倒。不过,这么一来,屁屁倒学会了。都会了的我们,就玩花样,如下雨天不穿套鞋,踏着高跷去学校;上石阶,不是一步步走,而是作僵尸跳;踩着高跷玩拍犯人;踩着高跷玩斗鸡。那次玩斗鸡,五猫逗大饼,大饼不屑,他没有对手,别说矮脚五猫了。可五猫不知哪根骨头痒,逗个不停,反正地上都是麦秸、菜籽壳。两个回合下来,五猫就逃。两人围着油菜垛兜圈。五猫逃得快,大饼追不上。大饼撞过头朝方向倒。五猫始料未及,一个急脚下一滑,朝大饼砸过去。大饼想躲闪,却被五猫撞飞出去。

我们把高跷玩得风转,刚开始的时候,宅上的狗见了,不知为何物,狂吠着逃开。后来,能平衡在原地不动,站在鼻公家的枣树下摘枣,还能站在桥上双手站。最有成就的是,看电影在墙壁、柴垛上一蹬,再也不受“窝囊气”了。

现在想来,那时喜欢踏高跷,其实是下意识里想长高的愿景在驱使,长高了能看得高远了,长高了能和大人并肩了。如今,当看到孩子们玩滑板上台阶,就联想到踏高跷,以及关于踏高跷的趣事。

良兄手巧,一根粗铁丝、一把老虎钳,一顿饭工夫,一把弹皮弓架就完成了。

十日谈

童年的游戏 责编:王瑜明

